

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

——基于经济思想史的考察

王朝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201620)

内容摘要：自从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 9 月在黑龙江省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范畴以来，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范畴。生产力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生产上的应用，生产力的内涵始终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在实践上也必然获得不同的表达式并呈现出新的形态，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历史地、逻辑地获得的一种新形态。因此，只有在历史的长过程中才能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生产力也是一个蕴含系统思想和方法论的范畴，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系统演进的结果，只有从系统结构、系统演化逻辑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中，发现生产力演化的决定力量，才能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准确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和难点。

关键词：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生产力系统；生产力系统演化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4)03-014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4.03.003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① 生产力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继承下来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生产上的应用，生产力理论的内涵始终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在实践上也必然获得不同的表达式并呈现出新的形态，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历史地、逻辑地获得的一种新形态。自从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 9 月在黑龙江省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范畴以来，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相关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过，大多数文献往往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角度出发去讨论新质生产力，忽视了生产力的历史性和系统性。

收稿日期：2024-1-8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研究”（项目编号：20AJL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朝科（1963—），男，贵州瓮安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资本论》研究、政治经济学。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第 2 版，第 80 页。

一、问题的提出与简要的文献述评

生产力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动态过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不同的国度都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生产力在现代科学技术加持下的最新形态。马克思反复强调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他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材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①这一重要论断告诉我们,研究新质生产力不能忘记历史。既有文献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质生产力展开研究: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周文,2023;简新华,2023;杜传忠等,2023;徐政等,2023);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高帆,2023;李政,2023);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周文,2023);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程恩富,2023;简新华,2023;高帆,2023);数字新质生产力(任保平,2023);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李政,2023;杜传忠等,2023;简新华,2023);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分析框架(高帆,2023;王珏,2023)。总体上看,既有文献立足于从“新”^②和“质”两个维度去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与所谓传统生产力的比较中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下探寻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从强化自主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升级、夯实基础设施支撑力等方面探究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学者们习惯性地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相较于所谓“传统生产力”而言的,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是生产力的跃迁。生产力演进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任何生产力都是“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的结果。任何生产力都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人们应用能力”的整体表现,是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主要矛盾(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发生质变以后的结果,所以,把握新质生产力也应从历史的长过程出发进行整体的审视。生产力这个概念由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弗朗斯瓦·魁奈率先提出,经过其它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修正和发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才形成科学的生产力理论。但是这并不是生产力理论的终结,只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力理论的元理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总体来说,生产力概念的演变一般围绕三条主线展开:一是财富的内涵和外延;二是创造财富的工具和手段;三是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关系变化。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前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思想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生存资料匮乏始终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因此克服物质匮乏、获得生存资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获得生存资料的能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532页。

② 周文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新”:一是锚定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二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所谓“质”是强调在坚持创新驱动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创新驱动力(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载《改革》,2023年第10期第2页)。简新华则认为新质生产力相比于传统生产力而言,是性能和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高、可持续的生产力,具体而言就是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产资料和新质劳动力(简新华、聂长飞:《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解读》,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32页)。

构成早期生产力思想的基本内容。恩格斯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①从自然界或从土地上获得生存资料是中国和西方古代世界共同的特点。“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②③}这句话虽然本意是揭示财富的源泉，但也可以说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古代社会，财富的简单形式是依存于自然或土地的，如坚果、植物的根块、鱼类等，以后开始种植、驯养家畜等，与之相适应的是获得财富的工具或手段也在变化，从简单的棍棒、石头，到后来火的使用、制陶术、冶炼术的应用等，生产工具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古希腊，财富是指畜群、农具和土地以及金银铜铁一类的金属，这反映了荷马时代希腊人已经开始把铁器应用于生产领域，有了较以前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研究了财富的增长问题，把财富看作是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东西，即“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得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④。同时还指出了农业的重要性和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 and 关系，“农业是其它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它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⑤。财富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所体现的相互关系也是非常简单的，因此早期的生产力实际上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工具所决定的，生产工具决定了生产力的水平。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探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系列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到了生产力问题，并形成了他们关于生产力的概念和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之一——弗朗斯瓦·魁奈，他虽然六十多岁才进入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研究仅是他学术生涯的短暂阶段，他对经济学的兴趣仅维持了几年便消散了^⑥，但这并不影响是他原创性提出生产力概念的地位。他在《谷物论》这篇文章中说：“和庞大的军队会把土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更高的发挥。”^⑦魁奈的财富思想是农业生产的净产出，只认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才是生产者，而从事手工业、商业、精神生产等的人都是非生产劳动者，因此可以看出他的生产力是关于农业或者说是关于土地的生产力，他的生产力构成要素：一是人（主要是农业劳动者的数量），二是土地。“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⑧，“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⑨，虽然魁奈没有对他提出的生产力概念进行深入全面的讨论，把生产力完全等同于土地生产力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首创的生产力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经济学中的元概念，其贡献是深远的。

亚当·斯密继承了魁奈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思想，提出了劳动生产力的概念，为创立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性劳动对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关于劳动生产力，斯密主要考察了它与劳动分工的联系，认为分工的出现是生产力得以提高的最重要的条件。“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⑩斯密虽然在《国富论》的引言和本书计划中就提出了劳动生产力概念，但是他始终都是把劳动生产力作为一个当然的、不需要讨论和进行理论界定的概念在使用，因此并没有对劳动生产力进行科学的理论界定，而只是强调分工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4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56～57页。

③ 关于威廉·配第的这句名言的另外一种译法，“劳动为政治经济学之父，而土地乃其母”（Labor is the father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nd the mother）。参见赵迺桢：《欧美经济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④ 色诺芬：《经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

⑤ 色诺芬：《经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页。

⑥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⑦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页。

⑧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页。

⑨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3页。

⑩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8页。

劳动生产力的作用。

斯密经济思想的继承者和传道者萨伊发现了斯密把创造价值的力量只归属于劳动的缺陷,他认为“是人的勤奋与自然和资本相结合,创造了价值”^①。因此萨伊引入了三层次的生产要素划分: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一划分成为 19 世纪经济文献中的标准。萨伊基于效用论的观点不同意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方法,认为“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②。萨伊认为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也属于生产性劳动,认识到了精神生产力的存在性,但不能说他提出了精神生产力概念。明确提出精神生产力概念的是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斯密的另一个继承者大卫·李嘉图是一个唯生产论者,马克思评价说“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③,他继承了斯密的劳动生产力概念,在不同的场合也使用了不同的生产力概念,如“不可摧毁的土壤生产力”“土地生产力”“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生产能力”“土地的生产能力”“已耕种土地的生产能力”“等量劳动的生产力”“资本生产力”^④等等,不过李嘉图也没有明确对其所使用的生产力概念做出具体的解释和规定。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史上,李斯特在批判斯密观点的基础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建立了生产力理论。他认为:“恰恰是这种把‘劳动分工’这一重大发现放在有利地位的热望,阻碍了亚当·斯密继续探究‘生产能力’这个概念(他在序言中表达过,也曾在后面的章节中频频提到过,但仅仅是无意的),也阻碍了他用最完善的方式展示他的学问。他将重大价值附在他所提出的‘劳动分工’学说上,显然被这种做法所牵制,错误地将劳动本身看成是所有国家财富的‘源头’,即使他自己曾清楚地认识到并陈述过,但劳动的生产能力主要依赖的是劳动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⑤他还批判了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提出了生产交换价值(财富)的劳动和生产生产能力的劳动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生产生产能力的人划分为七类^⑥。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以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为基础:“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它不仅确保拥有财富,使财富增值,而且还能弥补那些失去了的财富的损失。”^⑦这样,他的生产力理论实际上就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生产财富的能力,二是生产生产能力的的能力。这两个方面的总和构成他的国家生产力。国家生产力来源于国家的自然生产力、国家的工具生产力和国家的精神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状况决定于生产能力的结合(联合)。尽管李斯特将一些不相干的因素(如王位的继承、历法、国家的运气、侥幸因素等)统统都纳入其“国家生产力”的范畴之中,将分工称作商业动作划分,还有其“精神资本”的提法本身都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但是这不能抹杀他是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系统讨论生产力理论的经济学家地位,也不能掩盖其生产力理论一定的合理性,如国家生产能力的思想就体现了现代协同理论的光辉。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及其发展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具有基础性的地

①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5 页。

②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版,P5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4 页。

④ 参见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年 9 月版,第 43~55 页。

⑤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第 100~101 页。

⑥ 李斯特把生产生产能力的人细分为:使后代成为生产者、增进当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格、使人类高贵并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使病人保有生产能力、维护人权和司法公正、建立和保护公共安全、通过艺术给人以愉悦并以更好的状态生产交换价值。

⑦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第 99 页。

位。但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抑或哲学语境下的生产力范畴的准确涵义是什么,恐怕不那么容易说得清楚。在大部分的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中,类似于“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①或“生产力是标志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和实际能力的范畴”^②,抑或“生产力表示的是生产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的关系,即人们在劳动生产实践过程中改造自然、影响自然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它在实质上是人类自主活动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③等这类定义可能已经被公认为经典的或者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了。其实,要给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一个标准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之前,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另外马克思习惯于在不同语境下使用相同的范畴,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构成其唯物史观基础的核心概念,他更是从多维度、多层次进行使用。据汪鲁征的文章,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使用的生产力概念有劳动生产力、活劳动生产力、死的生产力、特殊的生产力,主观的生产力与客观的生产力、一般生产力,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联合的生产力、个人生产力,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实际生产力、物化生产力、潜在生产力等^④。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一方面“明确指向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使这些概念及其所演绎的理论具有确定性、社会实践性;另一方面其又是对这一广阔领域高度的理论抽象,从而使之具备最大时空范围内的适应性和对之进行多方面、多层次解读的兼容空间”^⑤,后一个方面正是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的难度所在。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解读他的生产力概念,可以围绕以下三条主线展开:首先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⑥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对生产力的历史基础做了非常经典的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结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⑦。其次,生产力是物质产品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他批判性地指出斯密和李嘉图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的做法,“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是鲁滨逊一类故事……”^⑧,他同时还批判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生产,个人劳动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如社会分工、社会交往等结合成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⑨其三,生产力是指社会物质产品的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⑩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包括“工人的平均

① 赵家祥:《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②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③ 林泰等:《唯物史观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④ 汪鲁征:《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思考》,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11页。

⑤ 同④。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2~33页。

⑧ 同⑥。

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389页。

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59页。

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①。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的分析逻辑是:生产社会化和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广泛采用使科学技术成为决定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工业生产体系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从而科学技术为资本服务,大工业生产体系同时把科学技术并入生产过程进而使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劳动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资本最终把劳动力、科学技术、土地等统一在一起,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并为生产服务。例如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指出:“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②在分析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时,他说:“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也会成为资本的有弹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③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非常精辟地揭示了科学技术是如何成为生产力并为资本服务的,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④下。”^⑤关于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马克思通过协作的劳动形式揭示了协作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他说:“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⑥关于自然力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马克思说:“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⑦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它著作中已经建立了科学的极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生产力概念,同时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具有明确的社会生产指向性和最大时空范围内的适应性,这为我们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生产力理论预留了空间。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不断改变,学术界主张对“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所谓传统生产力概念加以发展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这是对的,也是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史观根本要求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予以澄清——所谓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是不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实际上,把所谓传统的生产力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相提并论,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一种错误解读,把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片面的认识固化并强加给马克思,以致有以讹传讹之嫌,需要正本清源(纪宝成、张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5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41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703页。

④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徒有一种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922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743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378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586页。

2006);二是现代生产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生产的环境条件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力系统中要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的位次改变了,客观上改变了人们对生产力的看法。如自然力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地位 and 现代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

在生产力发展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术语革命当属“绿色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概念,虽然仅仅是在“生产力”前面加上“绿色”和“新质”二字,但是所反映的内涵和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绿色生产力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①,“是人类生产力的第三高度,喊出了生产力理论史上划时代的、令人振耳发聩、耳目一新的最强音”^②,所以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来加以讨论。

绿色生产力概念是亚洲生产力组织(APO)为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在1994年开始启动的“环境特别行动计划”中首次提出的一个崭新概念,意指“可同时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环境绩效、实现社会与经济全面发展,从而持续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策略。这是由生产力提升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要发展策略结合而成的。它综合运用适当的生产力和环境管理工具、技术和科技,既可减少组织活动、产品和服务对环境的影响,又可提升收益率和竞争优势,实现社会与经济全面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③。这应该是最早的关于绿色生产力的概念,后来国内学者陆续提出一些关于绿色生产力的定义^④。纵观这些定义,严格说来是一个基于操作和实践层面的定义,还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定义,更谈不上是一个经济学范畴。

绿色生产力有三大重点、四大特征和两大原则。三大重点就是质量(消费者的声音)、环境和收益率;四大特点就是环境依顺、生产力提升、综合的以人为本的方法以及信息驱动的改进;两大原则就是生态原则和生产力原则(李金算,2005)。李克华则把绿色生产力的特点总结为五大特点,即环保性、科学性和知识性、发展性、社会效益性以及高质性(李克华,2001)。从现有文献对绿色生产力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绿色生产力是作为回应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或策略提出来的,还不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作为经济学范畴的绿色生产力必须回归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把这个概念进行扩展,即把自然财富纳入财富的概念框架内,于是绿色生产力就可以定义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自然财富的能力。传统意义上人们习惯于把自然财富作为天赋的、与生俱来的供人类享用、开发的资源,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陈腐的观念,准确地说应该是人类的生产实践不仅要创造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还要创造一个适宜的、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即自然财富。物质财富生产力、精神财富生产力和自然财富生产力的总和才应该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绿色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同样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同样要建立在“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同样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生产力、精神财富生产力和自然财富生产力的总和。所不同的是这种能力本身所处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人类借以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自然财富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本身也是技术进步及其应用的物化表达)、劳动及其社会过程发生了变化。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发生变化的基础上获得的一种崭新形态。

四、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系统思想中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离开劳动谈生产力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

① 李克华:《论绿色生产力》,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21页。

② 薛永应:《人类生产力的第三高度:绿色生产力》,载《生产力研究》,2002年第2期,第4页。

③ 李金算:《国内外绿色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综述》,载《中国科技论坛》,2005年第5期,第109页。

④ 陈胜昌、张佐友:《共同促进世界生产力的新发展——第12界世界生产力大会北京阶段会议学术观点综述》,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65期,第17页;李克华:《论绿色生产力》,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21页。

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①这一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劳动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按照系统论的解释,这属于系统构成的元素。“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句话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系统的系统结构,也就是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关系,这是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的具体体现。

(一)从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看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变化

一般认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两要素论→三要素论→多要素论的过程。两要素论据说是来源于斯大林的一句话,“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②。把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简单归结为人和生产工具,这是非常片面的,既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出生产力的结果,甚至还不如威廉·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说先进。

如果把马克思的劳动过程三要素——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认为是生产力构成的三个要素,这无疑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误读和误解,是后来人强加给马克思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人类对生产力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那些原来不构成生产力要素的或未被人们认识到的要素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和认识深化也被纳入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这是必然的。比如,今天我们把管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并入生产力,不仅是技术进步使然,也是人们对生产力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多要素论本质上就反映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也是生产力概念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决定的。进一步的问题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具体包括哪些?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如果把生产力视为一个系统、一个概念系统,那么就必须根据一般系统论的思想来考察生产力这个系统的构成要素。

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构成要素是指“构成系统的最小组分或基本单元,即不可再细分或无须再细分的组成部分”^③。不可再细分性是相对的,即相对于它所属的系统而言的,一旦脱离系统,元素(组分)本身也可以视为由更小的组分组成的系统。如相对生产力这个系统而言,劳动者无疑是它的一个不可再细分的元素,一旦劳动者脱离生产力系统,那么劳动者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系统。无须再细分性显然是由研究目的来决定的。由此我们看出元素组成系统的两种方式(1)系统→元素,(2)系统→子系统→元素。在研究概念系统时,要把系统的构成要素界定清楚、准确,系统本身的概念必须是没有歧义的,因为概念系统和实体系统的根本区别在于实体系统的构成要素是确定的,而概念系统往往受到认识差异的影响。对生产力系统构成要素的认识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分歧和差异,关键是对生产力定义本身的理论界定不一致,至少是比较模糊的。

生产力是一个多要素的复合系统,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共识。但是生产力具体由哪些要素构成,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这里讨论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是基于这样的概念,即生产力是人类利用生产资料生产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自然财富的能力,是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合力。这样定义生产力符合人类生活发展进步的逻辑顺序和认识过程。生存权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所以克服物质短缺、创造物质财富既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因此物质生产力是最基础、最核心的生产力。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人类必然对精神财富有着强劲的需求,生产力概念开始注入精神财富的元素,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合力构成完整的生产力概念。早期,自然条件仅仅是作为物质产品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53页。

② 转引自王师勤:《现代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载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编《生产力规律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③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2页。

的要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①当自然仅仅被视为人类改造利用对象的时候,当人类与自然之间矛盾和冲突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动摇并削弱人类生存基础的时候,自然条件被作为物质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之一,这是可以理解且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但是当自然条件的变化已经成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的重要约束时,当自然力被纳入广义财富框架并直接影响人类的福利水平和福利质量的时候,依然停留在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的认识水平上恐怕已经过时和不合时宜。人类已经开始步入生态文明时代,必须把提高环境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纳入整个生产体系中,主动地生产自然财富,提高自然系统的经济生产力和服务生产力。所以生产力研究的触角应渗透到自然生态领域,进一步丰富生产力的内涵。因此,包含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环境生产力或生态生产力)在内的整个生产力概念才是完整和科学的概念,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自然延展。

这样,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一般地应包括:劳动者、资本、科学技术、自然条件、信息(数据)、社会过程。其它的要素无需做过多的解释,这里重点就社会过程这一要素进行一些必要的说明。在现有研究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文献中,都没有把社会过程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劳动生产力时,明确指出社会过程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但是他并没有对社会过程作出解释。“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②社会过程应该是指那些从生产力社会性看对生产力形成有直接作用的软的部分,如生产管理、生产目的(为什么生产)、战略、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尤其是在精神财富的生产过程中,生产什么、为什么生产对精神生产力从而对整个社会生产力都是第一重要的,而诸如技术、资本等对精神生产力最多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当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受困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把生产自然财富纳入整个生产体系而成为人类的一种自觉的生产行为以后,战略和社会价值取向就进入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这种社会价值取向可以是一种文化(环境文化),也可以是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如环境伦理、生态伦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等。

从抽象层面看,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发生变化的不过是要素的具体内涵。从具体层面看,劳动者的劳动力(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总是一个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在数字、人工智能时代赋予劳动力完全不同于过往的内涵。资本依然是体现资本占有者意志的物质外壳,科学技术在新质生产力语境下表现为计算机技术、物联网技术、5G、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算法算力等,信息在新质生产力语境下表现为数据,生产的社会过程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而相应调整,比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从物理空间向数字虚拟空间转向等。

(二)从生产力系统结构看新质生产力系统结构

讨论生产力系统的结构问题,还得从一般系统论关于系统结构出发。系统的结构是指“元素之间一切联系方式的总和”^③,但是,这个由元素之间的联系方式组成的集合,不同的联系方式对系统的运行、演化、系统功能的实现等具有不同的作用,要穷尽所有的联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毕竟要受到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所以,在研究实践中,通常是把那些无关紧要的、偶发的、无规律可循的联系省略掉,只研究那些必然发生的、相对稳定的、有规律可循的联系。这样,系统的结构就可以重新定义为系统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必然发生的、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联系方式的总和。结构不能离开元素独立存在,只有通过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体现系统结构的客观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页。

③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2页。

存在性。由于系统的元素和结构之间存在这样一种依存关系,很多人在讨论系统结构时也把系统元素包括进去,实际上是把系统结构定义为元素加联系方式,但这样定义的系统结构实际上变成了系统的定义,把系统结构与系统或系统元素等同起来,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系统理论的本来含义。根据一般系统论关于系统结构的定义,本文可以得到生产力系统结构的定义,即生产力构成要素之间必然发生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的总和。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具有以下特征:(1)稳定性。结构稳定是系统实现其功能的前提条件,生产力系统的结构从长期来讲处在运动变化过程中,但是它也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处在剧烈变化之中,否则生产力就无法发展。(2)多样性。多样性是稳定性的条件,单一结构的系统容易发生突变。生产力要素的联系方式因时间条件、空间条件、要素的质和量的差异、主导性要素的改变等而呈现出多样性的联系方式,这也是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基本动因。(3)耦合性。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或系统(子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一种现象,反映了系统或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和作用方式。生产力系统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是多要素同时耦合形成的集合,是不能细分为两两耦合,这决定了研究生产力系统的结构的难度。(4)协同性。生产力系统结构的协同和有序是系统功能得以优化实现的重要保障,协同是作为系统结构的过程而展开的,包括生产的阶段、生产步骤和生产的程序以及生产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数量关系等,是通过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整合建立起来的,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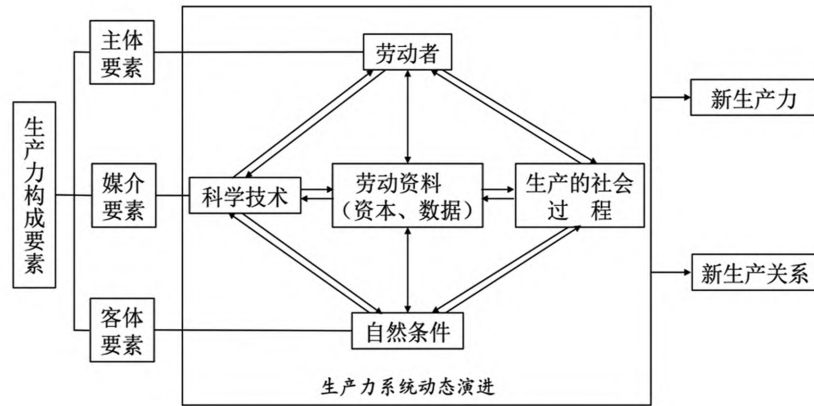


图 1 生产力系统构成要素及结构

从一般意义上讲,假定要素 x_i 之间是彼此完全独立的,则要素通过一定的方式联系起来共同实现系统功能的具体方式是加权线性合成法(ω_i 是权重),一般形式是

$$P = \sum_{i=1}^n \omega_i x_i$$

如果要素 x_i 之间是高度关联的,则要素通过一定的方式联系起来共同实现系统功能的具体方式是乘法合成法,一般形式是

$$P = \prod_{i=1}^n x_i$$

如果要素 x_i 之间部分要素是彼此完全独立的,另一部分又是高度关联的情况,则要素通过一定的方式联系起来共同实现系统功能的具体方式是加乘除混合法。

$$P = \sum_{i=1}^n x_i + \prod_{j=1}^m x_j \text{ 或 } P = \sum_{i=1}^n x_i \prod_{j=1}^m x_j \text{ 或 } = \prod_{j=1}^m x_j \sum_{i=1}^n x_i$$

加乘除混合具有更广的应用价值,但明显要复杂得多,需要对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进行仔细的分析,划分为相互独立和高度关联的两类,分别处理后再合成一个整体。

如果要素 x_i 之间的关系是指数形式或幂函数形式,即把系统中具有指数化作用的要素独立出

来作为其数学表达式的幂,一般形式为 $Y = AB^x$ 。

生产力的最终形成是生产力系统构成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系统要素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和关系。为了反映系统要素非加和关系之间的结构,通常的做法是用乘法模型或乘法模型与指数模型相结合的方式。这样,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可以用如下的数学公式表达:生产力(P)、劳动者(L)、资本(C)、自然条件(N)、科学技术(T)、数据(I)、社会过程(S),于是有

$$P = (L \times C \times N \times T \times I \times S)$$

或

$$P = (L \times C \times N \times I)^{T \times S}$$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条件下,生产力系统构成要素对系统结构的稳定性是不同的,因而生产力系统结构的具体形式又不尽相同。在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科学技术、数据(包括算法和算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过程,将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于是新质生产力的结构演变为

$$NP = (L \times C \times N)^{T \times S \times I}$$

当然这并不是说劳动者不重要,事实上,劳动者的劳动力总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自然条件不再被动是生产力的客观自然基础,而且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实现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也就是说生产力系统不仅仅向人类提供满足需要的物质、精神产品,而且还要满足人们日益强烈的对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的需要。

五、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演进的逻辑和动力机制

从社会生产力的视角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可以说是生产力的演化过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其相应的存在方式,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力的存在方式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演化的过程。

(一) 生产力系统演进的逻辑

简单来说,生产力系统的演化是指生产力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变化过程。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比如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类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①,火的发明和运用使人类有条件将鱼类作为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②,弓箭的发明,“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③。如果用生产力系统构成要素的观点来分析,蒙昧时代的人类由低级到高级阶段演进也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也由最初的“人和自然条件”的两要素向“人、自然条件和劳动工具”的三要素演化。在人类的野蛮时代,从制陶技术→驯养家畜的技术→铁矿石的冶炼技术开始使用,人类从低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再向高级阶段演进^④,技术(尽管是比较简单的技术,但在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重大技术发明和创造)成为生产力系统的第四个构成要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系统的每一个构成要素都在发生着质的改变,人自身也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生产工具沿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路径演变,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技术同样沿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路径演变,自然条件特别是自然系统对人类的经济生产力、生态生产力、服务生产力也在发生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和谐走向对抗和冲突等。(2)生产力系统的结构由单一结构向多元结构、由稳定结构向不稳定结构再向稳定结构演化。在人类发展的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9页。

②③同①。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0~24页。

期,在生产系统只有劳动力和自然条件这两个要素的条件下,劳动力和自然条件之间的联系方式表现为通过体力支付直接从自然的存在物获得生存资料,这种单一的联系方式决定了生产系统是单一结构,而且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结构。当工具(劳动资料)成为生产系统的构成要素以后,劳动力、劳动资料、自然条件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方式开始变得非常复杂,原来直接从自然存在物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被破坏,新的稳定得以重新建立。一种联系方式是劳动力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自然存在物,从而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生存资料,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单一、稳定的系统结构,另一种是劳动力借助劳动资料通过改造自然存在物从而获得生存资料,这种方式本身能够演绎出许许多多的联系方式。当生产的社会过程和科学技术等成为生产系统独立的构成要素以后,生产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变得更加复杂,结构更加不稳定,但总体来说,生产系统的结构始终处于动态稳定过程中,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在商品经济状态下,生产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千差万别。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①“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②这一切都说明生产构成要素的质和量的变化决定了要素之间联系方式的多样性,但是总是存在一些规律性的法则在支配着要素之间的量的关系和质的关系,从而决定了生产系统的结构在静态上的稳定性和动态上的演化性,进而推动整个生产系统的演化和发展。(3)生产系统的功能由一元向多元、由不完善向完善不断演化。克服物质短缺、获得生存资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因此,早期生产系统的功能也是单一的创造物质财富,这也是生产系统最基本的功能。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生产,具有社会的性质,因而生产系统在实现创造物质财富这一基本功能的同时,也在实现另一项功能——创造生产关系。“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③生产关系是生产出来的,不是与生俱来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纺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④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力的获得,生产系统也在生产新的内容,实现新的功能。精神财富的生产是在生产力的物质财富生产这一基础功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的功能,物质生产提供人类的生存资料,精神生产提供人类所需的发展资料。原来的自然环境仅仅是人类改造、利用、索取的对象,但是随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加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在反思、审视、批判传统的生产模式的基础上,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系统是一个有承载力边界的系统,人类必须主动将自然财富纳入财富的概念体系之中,重新构建完整的财富概念,人类必须主动生产自然财富,把生产自然财富作为生产系统的重要功能。人类在创造辉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0~14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页。

④ 马克思在这里把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不加区别地使用,即:社会关系=生产关系。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1~142页。

生产力的同时,生产力也在创造人类自身,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这样,生产力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其自身的功能也在不断完善,这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走向更高文明的先决条件。

(二) 生产力演进的动力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被看做是决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①的确,这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满意解决的重大问题。关于生产力发展演变的动力问题,流行的观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或者说是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但是如果从系统论的原理分析,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系统的演化过程,只有严格从系统演化原理出发,才能科学解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也才能建立其科学的生产力演化动力理论。系统演化原理认为,系统演化的终极动因在于相互作用,系统构成要素之间、子系统之间难以穷尽的相互作用构成系统演化的内在动力,系统环境的变化、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构成系统演化的外在动力。根据这一原理,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动力可以总结为:

第一,人的需要的不断满足和新需要的创造是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原动力。“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致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②这段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一切人类活动的逻辑起点——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就是人的生物学需要,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需要和满足。但是,人的需要和满足并不是直接的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所以按照系统演化原理,人的需要和满足并不会直接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劳动力、劳动资料、科学技术等)发生作用,所以表面上似乎不构成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动力。事实上,人的需要和满足与生产力系统的关系是:人的需要和满足是作为一个外生的变量输入生产力系统,通过生产力系统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发生作用。相当于向生产力系统发送了一条初始指令,从而启动生产力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所以我们将人的需要和满足定义为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原动力,其作用机理可以用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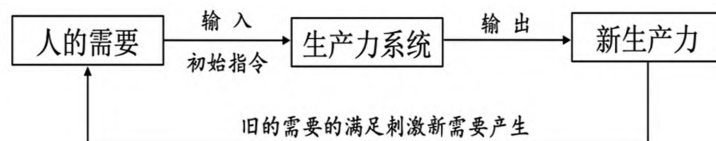


图2 生产力演进的原动力

第二,生产力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是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内在动力。生产力系统各构成要素全部集成于劳动或劳动过程,这种要素的集成过程,产生生生不息的力,正是这个力推动整个生产力系统的发展和演化。劳动或劳动过程是如何将各种要素进行集成并源源不断地为生产力系统的演化提供动力的呢?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③。“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

① 林岗、张宇:《生产力概念的深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5期,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7页。

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①劳动或劳动过程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系统集成,始终存在这样一对尖锐的矛盾——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与满足需要的能力(生产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矛盾Ⅰ),这种矛盾运动一方面产生了生产力扩张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劳动过程使人自身得到进化和发展,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劳动技能不断提高、知识的传承和积累、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明与进步以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复杂化、协调程度不断提高等,这些因素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进一步提高了人类满足需要的能力,进一步生产出新的需要,衍生出新的矛盾,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运动,推动了生产力系统的演化。劳动过程蕴藏的第二对矛盾是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矛盾Ⅱ),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尽可能多的满足。这就促使人类必须尽可能在单个生产或整个生产中节约劳动时间,以便赢得更多的时间用于创造其它的满足。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②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内在动力可以简化为两对矛盾——需要的无限性与满足需要的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和需要的无限性与满足需要所需劳动时间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促进生产力系统发展的机理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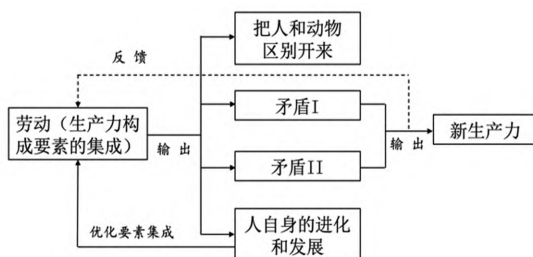


图3 生产力演进的内在动力的作用机理

第三,生产力系统与其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是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外在动力。我们知道,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中的进行的,生产力系统的系统环境包括经济制度结构、政治法律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也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③,生产力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因此它总是要与其环境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或对生产力系统的演化起着推动的正向作用,或对生产力系统演化产生负向的阻碍作用。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时,它对生产力系统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它对生产力系统的演化产生负向的阻碍作用。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④由此可以看出,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1~14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2~33页。

产力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建关系,这种共建性并不总是表现为正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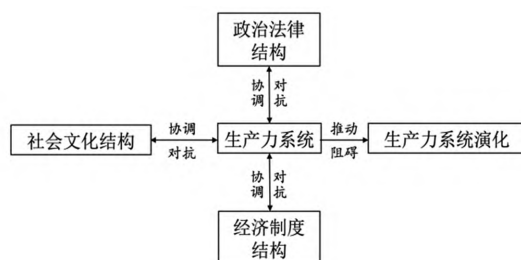


图4 生产力系统与系统环境的作用机理

综上所述,生产力系统演化有三大动力源泉——人的需要(原动力)、生产力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内在动力)和生产力与其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外在动力),它们共同推进生产力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从而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使生产力不断获得崭新的形态——新质生产力。

(三)生产力演进的动力机制

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可以用系统演化方程或发展方程来表示,不过因为生产力系统是一个概念系统而不是一个实体系统,至少在理论研究的层面是这样。当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生产力系统也可以是一个实体系统,如一条生产线,但是这样从微观的层面去研究生产力的实体系统并不利于从整体上即从整个社会的高度揭示生产力系统研究演化的动力机制,因此我们还是习惯把生产力系统定义为一个概念系统。即便如此,也并不影响用系统演化的一般方程来刻画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唯一的困难在于,不能明确写出演化方程中每个函数的准确表达式,因而也就不能对演化方程进行求解^①。

如果设 PF_S 表示生产力系统, H_D 表示人的需求和满足,由于人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旧的需求满足以后,新的需求又不断创造出来,而且不同群体的人(地区、收入、文化、宗教信仰等)的需求千差万别,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准确的表达式,所以我们用函数 $H_D = f(\cdot)$ 表示;劳动或劳动过程(生产力要素集成)用 L_P 表示,它是矛盾 I (D_P) 和矛盾 II (D_T) 以及社会过程(S_P) 的函数,这样, L_P 用函数关系表示为 $L_P = f(D_P, D_T, S_P)$ 。生产力系统与其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力用 P_E 来表示, P_E 决定于生产力系统与政治法律(P_L)、生产力系统与经济制度结构(E_I)、生产力系统与社会文化结构(S_C) 三者产生的合力,所以 P_E 可以写成 $P_E = f(P_L, E_I, S_C)$ 的函数关系。于是生产力系统的演化方程可以抽象的写成 $PF_S = F(H_D, L_P, P_E)$ 。

基于上述分析,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可以概括为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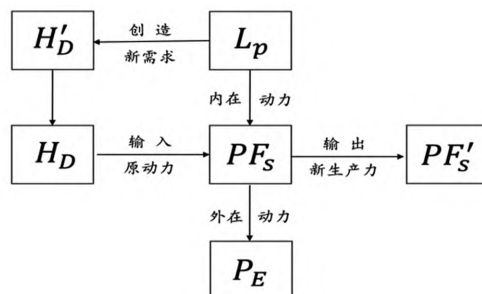


图5 生产力演进动力机制

^① 由于非线性函数有无穷多种不能互换的不同形式,代表无穷多种性质不同的系统特性,不可能用单一的或有限的方法解决非线性系统的所有问题,所以,即使是实体系统,要对其发展方程都是不可能的。

六、简要的结论

生产力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实践层面,生产力的历史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历史一样悠久。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生产这条核心线索展开,从被动从自然界获得生存资料到人类主动利用工具等生产资料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史。财富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与生产力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创性提出生产力概念,并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沿用至今。魁奈是第一个提出生产力概念的人,他的财富观是农业生产的净产出,只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才是生产者,其他的都是非生产者。所以魁奈笔下的生产力本质上是土地生产力。在经历了斯密、萨伊、李嘉图、李斯特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的发展以后,生产力思想不断丰富,生产力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力理论大厦,当然这个理论大厦还远远谈不上完善,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思想资源。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生产力理论,不仅实现了科学化,而且获得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一方面明确指向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使这些概念及其所演绎的理论具有确定性、社会实践性;另一方面其又是对这一广阔领域高度的理论抽象,从而使之具备最大时空范围内的适应性和发展性。新质生产力同样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同样是建立在“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所不同的是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发生变化的基础上获得的一种崭新形态罢了。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蕴含着深刻的系统思想,是系统方法的具体体现。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重要论断揭示了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以及系统结构关系。生产力系统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如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类被动地从自然界获得生存资料,所以自然条件主导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类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广义的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技术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主导生产力变革。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生产的社会过程、算法算力等主导下生产力变革的结果,是生产力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获得的崭新形态。

生产力系统是动态演进的,包括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主要是要素的具体内涵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关系(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和生产力系统的功能。生产力系统演进的动力来自人的需要的满足和新需要的再创造、生产力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和矛盾运动、生产力系统与系统环境的交互作用,它们共同推进生产力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从而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使生产力不断获得崭新的形态——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系统演进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到数字时代的历史必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逻辑必然。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发展趋势和作用的科学概括。只有从系统结构、系统演化逻辑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中,发现生产力演化的决定力量,才能在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准确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难点和实现路径。□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001).
2. 简新华,聂长飞. 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 南昌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29—36.

3. 程恩富,陈健.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当代经济研究,2023(12):14—23.
4.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145.
5. 周文.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2023(10):1—13.
6. 李政,廖晓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46—159.
7.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当代经济研究,2023(12):51—58.
8. 任保平,王子月.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23—30.
9. 王珏. 新质生产力:一个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49—58.
10.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2023(12):20—28.

From Productivity to New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ANG Chao-ke

(Capital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01620)

Abstract: Si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irst proposed the “new productivity” during his visit to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23,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category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Productivity is a historical catego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oduction, the connotation of productivity has always been in a constant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productivity is bound to obtain different expressions and take on new forms. New productivity is a new form obtained historically and logically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only in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y can we accurately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epoch significance of new productivity. Productivity is also a category containing system thinking and methodology. New productivity is the result of productivity system evolution. Only by discovering the decisive force of productivity evolution from the system structure, system evolution logic and evolutionary dynamic mechanism can we accurately grasp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i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Productivity; New Productivity; Productivity System; Productivity System Evolution